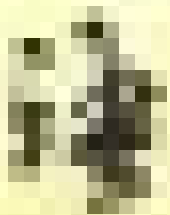


唐詩林



唐 语 林

王 说 撰

(原中华上编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188,000

1978年6月新1版 1978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86·24 定价: 0.88元

出版說明

《唐語林》，宋王讜撰。王讜生平，過去極少記載，僅知他是長安人，字正甫，所處年代可能在宋徽宗崇寧、大觀之間。

本書記載了唐代的政治史實、宮廷雜事、民間習俗、士林言行、典故考辨、名物制度等，對研究唐代的歷史、政治、文學，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全書分爲八卷，做《世說新語》體例分門記述，把原來《世說新語》的三十五門（按今本《世說新語》有二十六門）擴充成五十二門。書首有採用書目一篇，說明本書的材料是從該書目內的五十家著作中選出來的。由於引用的這些著述有不少已經失傳，故經本書採用保存下來的材料則很可貴。

《唐語林》原書在明初以後就看不到了。後來《四庫全書》據明嘉靖初齊之鸞刻殘本及《永樂大典》所載加以校訂增補，以後各叢書所收多用四庫本。一九五七年四月，古典文學出版社據《守山閣叢書》本校點出版，一九五八年八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據以重印，這次仍按原紙型重印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語林原序目

國史補

補國史

因話錄

談賓錄

齊集

幽閒鼓吹

尚書故實

松窗錄

廬陵官下記

次柳氏舊聞

桂苑談叢

紀聞談

東觀奏記

貞陵遺事

續貞陵遺事

常侍言旨

傳載

雲溪友議

開天傳信記

戎幕閒談

明皇雜錄

異聞集

大唐說纂

刊誤

盧氏雜說

玉泉筆端

皮氏見聞

劉公嘉話

芝田錄

杜陽雜編

玉堂閒話

北夢瑣言

柳氏敘訓

國朝傳記

洛中記異

聞奇錄

虬鬚客傳

劇談錄

金華子雜編

大唐新語

羯鼓錄

資暇集

本事詩

中朝故事

唐會要

魏鄭公故事

會昌解頤

乾闥子

賈氏談錄

封氏聞見記

文獻通考及唐宋史志皆著於錄，惟齊集一種無考，疑有脫誤。又書中多引封演聞見記，而虬鬚客傳一篇全載原文，似所闕即此二家，今為補入，以還五十家之舊。

案王讜采五十家小說成書。而永樂大典所載原書名目，自國史補至賈氏談錄凡四十八家。

右小說五十家，正甫取其尤要者編之，分爲五十二門，具目錄於後。

德行

言語

政事

文學

方正

雅量

識鑒

賞譽

品藻

箴規

夙慧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栖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排調

輕詆

假譎

黜免
侈汰
讒險
紕漏
仇讎
俚俗
任察
威望
慰悅
委屬
僭亂
書畫
殘忍

儉嗇
忿狷
尤悔
惑溺
嗜好
記事
諛佞
忠義
汲引
砭談
動植
雜物
計策

云。右正甫集五十家之說，分爲五十二門，其上三十五門出世說，下十七門正甫所續，總號唐語林

目錄

出版說明	一
原序目	二
卷一	
德行	一
言語	二〇
政事上	一九
卷二	
政事下	三五
文學	四四
卷三	
方正	七〇
雅量	八八
識鑒	九三

賞譽

品藻

規箴

夙慧

卷四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栖逸

賢媛

卷五

補遺

卷六

補遺

起高祖
至代宗

.....

一五三

起高祖
至代宗

.....

一五二

.....

一四九

.....

一四四

.....

一四一

.....

一三三

.....

一三〇

.....

一三六

.....

一三九

.....

一三三

.....

一三三

.....

一〇九

.....

一〇三

卷七

補遺
起武宗
至昭宗

三〇

卷八

補遺
無時
代

三一

校勘記

三九

唐語林卷一

德行

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面受學者皆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稱至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贇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冊，未有言文中子者。

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遺與兒姪連名。

玄宗重午日，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付醫人合鍊，對曰：『上之所賜必當珍異，付其家必遭竊換。』璟曰：『持誠示信，尙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

開元、天寶之間，傳家法者：崔巧之家學，崔均之家法。

玄宗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大被，與同起臥。諸王或有疾，上輾轉終日不能食。左右開喻進膳，上曰：『弟兄吾之手足，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寢食？』上於東都起五王宅，又於上都創花萼樓，益與諸王會聚。或講經義，賦詩飲酒，歡笑戲謔，未嘗猜忌。

肅宗在東宮爲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鬢髮班白，入朝，上見之惻然曰：「汝歸院，吾當幸。」及上到宮中，庭宇不洒掃，而樂器屏棄，塵埃積其上。左右使令亦無妓女。上爲之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知乎？」上在禁中不呼力士名，呼爲將軍。力士奏曰：「臣嘗欲言，太子不許，云無勤上念。」乃詔力士令京兆尹，亟選人間女子頗長潔白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奏曰：「臣宣旨京兆尹閱女子，人間囂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伏見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五人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後生代宗皇帝。

肅宗爲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太子，使太子割。肅宗旣割，餘污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噉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玄宗西幸，車駕將自延秋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西，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以俟駕。上駐蹕曰：「何用此？」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必厚斂于人。不如與之，無重困吾民也。」命徹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語曰：「吾君愛人如是，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于此也。」

玄宗西幸歸，入斜谷。天尙早，烟霧甚晦。頓使給事中封綯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于馬首

數四，上不爲之舉。倜儻，乃注以他器，自引一滿於上前。上曰：『卿以我爲疑耶？始吾卽位之初，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戒。迨今四十餘年，未嘗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

天寶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時李汧公勉年少貧苦，與此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絕，語公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足下爲我畢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爲辦事，及禮畢，置金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齎洪州牒來，累路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爲主喪事。專詣開封，請金之所在。公請假至墓所，出金以付焉。

德宗初卽位，深尙禮法。諒闇中，召朝士食馬齒羹，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時節入宮，妝飾稍過，上見之極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崔吏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復來。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晟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病，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請教訓子不至。晟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妝梳。勳

臣之家，稱西平禮法。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寄錢物百萬，并氈車一乘。使者未敢進，乃於宅門伺候。有肩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檻襪。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乃止。

杜太保宣簡公，大歷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年，爲淮南節度使，其子來投，公取其黃金還之，緘封如故。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辯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廣坐，被人訕罵，席上愕然。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可與言。」

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年得粳米直數千貫。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利欲以讓前人，發州，所在故爲淹泊，過限數日，然後到州，士子稱焉。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與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歿商，約自以夜光哈之，人莫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可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大夫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夫人之孝，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以小事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嚴顏色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者甚衆。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造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沒，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爲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廉察鄂州，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薛氏。前後與舅能、從同時領方鎮。居省闕，又與薛氏舅萃同時爲觀察使，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爵位自高，減卑下之敬，其行已如此。

元和已後，大僚睦親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詹事憑、柳元公，其後李相國武都公宗閔。

裴尙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爲中表所稱。尙書卒後，工部夫人崔氏，話其仁，輒流涕。工部名佶，有清德，武之長兄也。兄弟皆爲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羣從居顯列者，不可勝書。泰章後亦爲尙書。

沈吏部傳師，性和易，不從流俗，不矯亢。觀察三郡，去鎮無餘蓄。京城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沒之後，家至貧苦。二子繼業，並致時名，又以報施不妄。其父禮部員外郎既濟，撰建中實錄，見稱於時。公亦爲史官，及出領湖南、江西，奉詔在鎮修憲宗實錄，當時榮之。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之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常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閭。又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嚴，事亦類此。道樞名聲已聞，又在班列，賓至門，往往值其受杖。

滎陽鄭還古，俊才嗜學，性孝友。初家青、齊間，值李師道叛命，扶老親歸洛，與其弟自舁肩輿。晨暮奔追，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有婦道。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中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籥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儻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爲之稍節。有堂弟善鬻栗，投許昌軍爲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方鎮，求補他職。竟以剛躁喜持論，不容於時。

路相隨幼孤。其母問：『汝識汝父否？』曰：『不識。』曰：『正如汝面。』隨號絕久之，終身不照鏡。李衛公慕其淳篤，結爲親家，以女適路氏。

孫侍郎穀在翰林，父爲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穀因春時遊宴歡，忽念溫清，進狀乞省覲。其詞